



拉布拉多鸭的诅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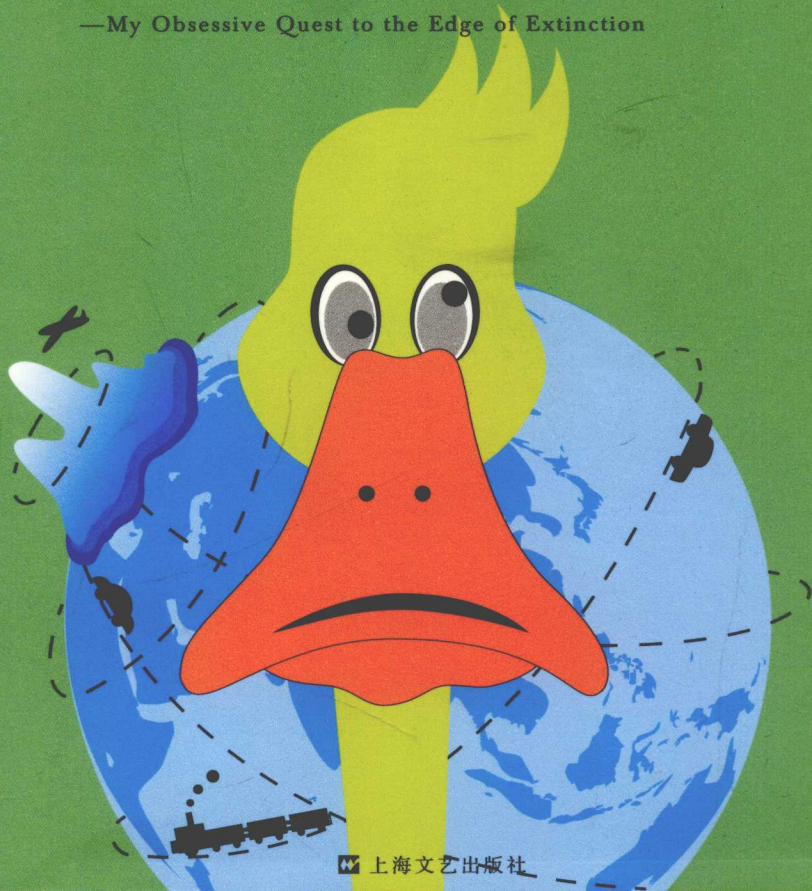
——对濒危物种的执著探寻

[加拿大] 格伦·奇尔顿 著 朱晓婷 译

Glen Chilton

The Curse of the Labrador Duck

—My Obsessive Quest to the Edge of Extinction



上海文艺出版社



拉布拉多鸭的诅咒

——对濒危物种的执著探寻

The Curse of the Labrador Duck
—My Obsessive Quest to the Edge of Extinction

Glen Chilton

[加拿大] 格伦·奇尔顿 著 朱晓婷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拉布拉多鸭的诅咒:对濒危物种的执著探寻/(加)奇尔顿著;
朱晓婷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6

ISBN 978-7-5321-4322-1

I. ①拉… II. ①奇…②朱… III. ①纪实文学-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67343 号

**THE CURSE OF THE LABRADOR DUCK: MY OBSESSIVE
QUEST TO THE EDGE OF EXTINCTION by GLEN CHILTON**

Copyright: ©2009 BY GLEN CHILTON, PH. 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LTD.

(CANADA)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2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10-133 号

出品人: 陈 征

责任编辑: 林雅琳

美术编辑: 丁威静

拉布拉多鸭的诅咒

——对濒危物种的执著探寻

(加) 格伦·奇尔顿 著

朱晓婷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75 插页 2 字数 232,000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322-1/N·8 定价: 27.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431136

致 谢

我要感谢众多许可我接近拉布拉多鸭标本的博物馆主管,我知道这些标本是他们负责的最珍贵的藏品之一,我还要感谢那些为我查找资料然后向我保证他们没有拉布拉多鸭的人,这两类人包括马克·亚当斯(Mark Adams)、大卫·亚哥罗(David Agro)、戴里斯·埃里森(Delise Alison)、米洛斯·安德里亚(Miloš Anděra)、恩斯特·鲍恩佛德(Ernst Bauernfeind)、英格丽德·比尔克(Ingrid Birker)、乔·博普(Joe Bopp)、卡特里娜·库克(Katrina Cook)、史蒂文·克罗斯(Steve Cross)、詹姆士·蒂姆(James Dean)、雷内·德克(René Dekker)、菲丽西提·戴夫林(Felicity Devlin)、齐格弗里德·艾克(Siegfried Eck)、斯科特·爱德华兹(Scott Edwards)、克莱蒙丝·费希尔(Clemency Fisher)、米凯拉·佛萨伯(Michaela Forthuber)、安妮塔·伽马福(Anita Gamauf)、米歇尔·高斯林(Michel Gosselin)、大卫·格林(David Green)、安迪·格里兹(Andy Grilz)、爱德华·哈克(Ed Hack)、夏娜·豪莱肖克(Shana Hawrylachak)、史蒂芬·赫伯特(Stéphane Herbet)、珍妮特·辛肖(Janet Hinshaw)、鲁迪格·霍尔茨(Rüdiger Holz)、诺伯特·郝瑟(Norbert Höser)、莎伦·肯尼(Shannon Kenney)、玛丽·力科(Mary LeCroy)、乔治斯·朗格莱(Georges Lenglet)、弗拉基米尔·洛斯考特(Vladimir Loskot)、赫伯特·卢茨(Herbert Lutz)、布丽吉特·马森尼(Brigitte Massonneau)、朱利安·马修斯(Julia Mathews)、杰拉尔德·梅(Gerald Mayr)、布拉德·米伦(Brad Millen)、吉里·米利科夫斯基(Jiří Mlíkovský)、奈杰尔·莫纳汉(Nigel Monaghan)、伯纳德·尼科莱(Bernd Nicolai)、多米尼克·尼特卡(Dominique Nitka)、帕特里克·奥沙利文(Patrick O' Sullivan)、史蒂芬·

彼得斯(D. Stefan Peters)、马修·皮尼特(Matthieu Pinette)、艾莉森·皮里(Alison Pirie)、罗伯特·普赖斯·琼斯(Robert Prys-Jones)、约瑟·瑞奇霍尔夫(Josef H. Reichholf)、朱利安·雷诺兹(Julian Reynolds)、奈特·赖斯(Nate Rice)、道格拉斯·拉塞尔(Douglas Russell)、法兰克·斯坦海默(Frank Steinheimer)、保罗·斯威特(Paul Sweet)、雷·西蒙兹(Ray Symonds)、克莱尔·维尔森(Claire Voisin)、达米安·沃尔什(Damien Walshe)、迈克尔·沃尔特斯(Michael Walters)、玛丽·多米尼克·万德汉默(Marie-Dominique Wandhammer)、埃里希·韦伯(Erich Weber)以及大卫·威拉德(David Willard)。

任何作家有像瑞克·布罗德赫德(Rick Broadhead)这样的经纪人都应感到幸运。我亲爱的朋友帕特(Pat)和杰基·沃尔什(Jackie Walsh)为我审核了初稿。编辑吉姆·吉福德(Jim Gifford)、克里·科伦(Kerri Kolen)、弗兰科伊斯·麦克哈代(Francois McHardy)以及 Harper Collins 出版社和 Simon & Schuster 出版社的其他成员,不厌其烦地对我予以指导。简·杜纳(Jan Dohner)告诉了我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对拉布拉多鸭的记载。亚历山德拉·马兹提里(Alexandra Mazzitelli)为我找到奥特朋(Audubon)原作《杂色鸭》的信息。迈克尔·杜根(Michael Duggan)告诉我雅克·卡地亚(Jacques Cartier)所说的上帝对于拉布拉多的意见。迈克尔·索伦森(Michael Sorenson)是遗传学试验室里的明星。埃尔迈拉市的特里·麦克劳林(Terry McLaughlin)在繁重的工作中热情地接待我。兰德尔·谢尔曼(Randall Sherman)上尉愉快地和我聊到《西奥多拖轮》。玛戈特·莫里斯(Margot Morris)在一个可怕的冬天过后为我保留了几枚珍贵的鸭蛋。

我只会讲英语,就连这一门语言都掌握得不够纯熟。许多同事帮我翻译书信和文件,包括朱莉·瑞纳德(Julie Rainard)、马赛厄斯·阿姆瑞(Matthias Amrein)、安东尼·萨辛(Antoine Sassine)、塞缪尔·斯丘奇(Samuel Schürch)。安德鲁·戈吉(Andrew Geggie)耐心回答了我无数个有关加拿大历史地名的愚蠢问题。

许多友谊是在我探索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我很感激这些新朋友的
支持和智慧,包括克里斯·克金洛斯(Chris Cokinos)、芭芭拉·默恩斯
(Barbara Mearns)及理查德·默恩斯(Richard Mearns)、埃罗尔·富勒
(Errol Fuller)。我的旅伴有凯瑟琳·奇尔顿(Kilton Kathleen)、埃罗
尔·富勒(Errol Fuller)、吉娜·布朗·布兰奇(Georgina Brown-Branch)、
朱莉·雷纳德(Julie Rainard)、莎拉·西玛(Sarah Shima)、简·考德威尔
(Jane Caldwell)以及我亲爱的妻子丽萨。

谨以此书献给凯瑟琳·奇尔顿，一位热爱生活、笑对生活，且对生活无怨无悔的女性。

目 录

致 谢	I
序 言	001
第一章 约翰·詹姆斯·奥特朋在上帝遗忘之地	005
第二章 苏格兰一日行	019
第三章 老朋友和老鸭子	032
第四章 遭勒索的沃尔特	045
第五章 肿胀的腿	061
第六章 文物强盗德国行	078
第七章 旅游胜地	087
第八章 加拿大东海岸旅游指南	097
第九章 旧货拍卖及其他谎言	111
第十章 苦命鸳鸯	120
第十一章 德国经典印象	131
第十二章 单调大地上的黑白鸭	172
第十三章 名人故里	180
第十四章 维也纳下水道命案	188
第十五章 纽约背包游	200
第十六章 比诺俄国游	238
第十七章 拉布拉多鸭的诅咒	254
后 记	269

序 言

小时候的我神经紧张,执著痴迷。人们说有些孩子还在子宫里就会吮吸大拇指,而我在这九个月里都在咬我的指甲。从学会认钟后的十分钟起,我就养成了不停看钟的习惯。在五年级时,我的字典是孩子中最厚的。作为一个神经紧张、执著痴迷的孩子,我喜欢收集各种小东西:美国冰上曲棍球联赛的明信片、英国邮票、《蝙蝠侠》漫画书、巴尔杉木滑翔机模型、一些带有有趣文字的纽扣等等。

红玫瑰茶和蓝带咖啡制造商 Brooke Bond 食品有限公司在那个年代会在产品包装中附上一些卡片。这些卡片是为孩子设计的,我想这个销售策略让我们过早迷上了咖啡因。每一年的卡片都有不同的主题,1969年的主题是“太空时代”,1971年是“海洋探险”。美国航天员尼尔·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和法国海洋学家雅克·库斯托(Jacques Cousteau)在当时是风云人物。由于家族的英国血统,家里每个月都会喝掉大量的茶叶,因此每一年我基本能凑齐所有卡片,每套48张。至于没有凑齐的卡片,可以在年末以每张2分钱的价格买到,然后粘到一本24分钱的珍藏集里。

1970年的主题是“北美濒危野生动物”。这个主题对于孩子来说显然有些过于沉重,特别是他们在咖啡和茶的作用下神经格外敏感时。鸟类学家罗杰·托瑞·彼得森(Roger Tory Peterson)为那一年的卡片和珍藏集编写文字,他并没有对凄惨的格调做出任何修饰:“它们注定要灭绝,这就是这些经历了百万年进化的生物的宿命。”先让我喘口气!我只是个还会大哭大喊的十岁的孩子。我能在这杯茶里多加点糖吗?

彼得森写道:“卡片1到卡片4是现已灭绝的鸟类;我们永远不会看

到活着的它们。”卡片2和卡片3分别是大海雀和候鸽,在许多游戏中选手们会正确选择这两种是灭绝动物。卡片4是卡罗来纳鹦鹉,你应该从未听过这种鸟,或许是人们觉得将这么美丽的生命推上绝路有些愧疚,不愿再提起。

卡片1是一只拉布拉多鸭,由查尔斯·里伯(Charles L. Ripper)所画。画中是一只美丽的黑白相间的公鸭,褐色的眼睛,黄色的鸟喙,单腿站在一块点缀着青苔和鸟粪的岩石上。它的头主要是白色,但顶部有一条黑线;除了胸脯和翅膀是白色之外,身体是黑色。里伯没有描绘母鸭,一个原因可能是母鸭身上的羽毛是灰色和棕色,看起来和其他种类的母鸭没有多大区别;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没有足够的空间安排两只鸭子。这只鸭子的脖子向后靠在肩膀上,处于一种完全放松的状态,估计他很清楚自己以及自己的所有朋友终将走向灭绝的“宿命”。

在发行了十七年以树、花、船和名人为主题的卡片后,Brooke Bond 食品公司终于意识到成年人不会收集这种小卡片,而孩子不应该喝茶和咖啡,于是将卡片换成了动物瓷器的缩图。然而这张印着拉布拉多鸭的小小卡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这种鸟在我出生前八十三年就已经灭绝了。

许多事情都有渊源,我成年后的鸟类研究工作也延续了我儿时的执著和痴迷。我在曼尼托巴大学本科学习动物学,然后以对海鸟觅食行为的研究取得硕士学位。之后凭借雌麻雀对雄麻雀叫声的回应研究,获得卡尔加里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哲学博士并不一定修读“哲学”。所谓哲学博士,是指对其知识范畴的理论、内容及发展等都具有相当的认识,能独立进行研究,并在该范畴内对学术界有所建树的人——译者注)。除研究外,我还在实验室和演讲厅里向年轻人教授解剖学和生理学、植物学和组织学、生态学和环境保护。我对生物学的痴迷让我成为受欢迎的讲师,曾有学生称我具有“可怕的激情”。我对细节的苛求在鸟类学家会议上吸引了别人对我陈述报告的注意。

然后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已经完全长大,获得了证书,拥有喜欢的工

作和不错的头衔,但我的痴迷还是和小时候一样,唯一不同的是成人对于痴迷有更好的疏导方式。于是在收集了拉布拉多鸭卡片二十五年后,我开始着手研究一部有关这种鸟类的大部头作品。

不过我儿时的经历和后来的鸟类学研究生涯之间的关联并不是这样直接。那些卡片现在仍在我地下室的某个地方,我也确实写了一部有关拉布拉多鸭的作品,但这两件事之间没有联系。我可以责怪 Brooke Bond 食品公司让我染上二十四年的咖啡因瘾,但在我着手有关拉布拉多鸭的作品时,我早已经忘了我收藏的那些卡片。

事实上我写拉布拉多鸭是出于更加实际的原因。我参与创作了一部有关白冠带鹀的作品,编辑提出如果我写出第二部作品,就免费赠送我全系列丛书。我肯定没钱买下全系列,所以“免费”两个字对我相当有吸引力。既然白冠带鹀是系列中最长的一部,那么我觉得再选一个基本没什么可写的鸟类这样才更加公平。拉布拉多鸭,一种在任何人意识到它的存在之前就已经灭绝的海鸟,绝对是上上之选。要写丛书中最短的一部作品需要多长时间呢?

如果你小时候是一个神经紧张、执著痴迷的孩子,那么你长大后很有可能是一个神经紧张、执著痴迷的大人。我本可以胡乱写下有关拉布拉多鸭的所有已知事实,然后丢给丛书编辑,但我却给自己定下目标要去寻找全世界每一件拉布拉多鸭标本、每一块拉布拉多鸭骨头以及每一枚拉布拉多鸭鸟蛋。如果完成了这项任务,我觉得我基本上已经无所不能了。

在我着手研究这部作品的过程中,有关拉布拉多鸭的故事变得越来越奇异,我越来越关注故事的正确性。即使这部作品已经在 1995 年出版,我仍继续追寻着一些破碎的故事。我的妻子丽萨说我就像是一只寻找骨头的狗,听起来好像不是称赞。我跟朋友们讲着拉布拉多鸭标本的奇闻怪事。“你应该写本书。”他们对我说。也许是为了让我闭嘴。不过可以肯定,像我这样有着疯狂痴迷性格的人只能写一部挑战极限的书。

于是我计划一场探险——调查世界上每一件拉布拉多鸭标本,不论这些标本保存在什么地方,无一例外。我决定到拉布拉多鸭的筑巢地(可能是拉布拉多)和越冬地(纽约市附近的浅水区)去看看;马不停蹄地检查所有拉布拉多鸭鸟蛋,考察有据可查的拉布拉多鸭被射杀的所有地点。这本书的主角是拉布拉多鸭,但里面也出现了残暴的战争、走私、私生子、大英帝国最富有的人以及美国最富有的杀人凶手。

我的执著痴迷并不意味着我头脑不清醒。当我说我决定考察地球上任何与拉布拉多鸭有牵连的地方时,我会做一些理智的排除。比如,1986年,雷东达岛发行了5美元面值的邮票,上面是一只拉布拉多鸭的图像。我并不打算去雷东达岛,因为那只是加勒比东部的一个小岛,总面积不到半平方英里,岛上没有全球闻名的五星级酒店和当地自酿的啤酒——完全是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

我也不着急去佛罗里达布鲁克斯维尔。我当然毫不怀疑市长大卫·皮尤(David Pugh)、副市长弗兰基·伯内特(Frankie Burnett)和其他7262位布鲁克斯维尔市民都是热情善良的好人。不过,我觉得没必要只因为一位城市规划者命名了一条“拉布拉多鸭街”就到那里去。如果你觉得有必要,那么沿着Sunshine Grove街走下去,遇到Hexam街时左转,然后你会在你的右边找到拉布拉多鸭街,就在Jenny Wren街之后。如果你走到了Mountain Mockingbird街,那么说明你已经走过了。

尽管放弃了雷东达岛和布鲁克斯维尔,我还是乘坐飞机飞行了72018英里,火车5461英里,私家汽车1565英里,租车1843英里,出租车158英里。此外还有轮渡43英里,巴士1169英里。全部数字加起来就是惊人的82257英里,围绕地球赤道3.3圈。在我的旅程开始之前,我知道全世界有54只拉布拉多鸭。我猜你可能会飞快翻到最后一页看看我到底找到了多少只,不过请不要这么做,给自己留一个悬念吧。

01 第一章 约翰·詹姆斯·奥特朋在上帝遗忘之地

如果你在某天决定辞职从事鸟类研究,这里给你一些建议。如果你想要成为一名鸟类学家,那就选择一个偏远的异国他乡,这样,即使你会变得身无分文,你至少可以告诉自己,你在忍受贫穷的同时也在享受美丽的风景。作为工作在荒野地带的鸟类学家,你极有可能死于大型恐怖动物的利齿之下,而不是债务人的监狱中。

大约在十年前,我忘记了这些简单而明智的建议,开始研究普吉特海湾白冠带鹀的叫声。这一特殊亚种只出现在北美西海岸,它们十分喜欢城市。对于一只普吉特海湾白冠带鹀来说,凯马特大卖场的购物中心停车场要比其他地方更适合筑巢。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目前凯马特连锁店的数量正在减少,不知这是否会导致西海岸白冠带鹀的数量也相应减少。

从积极的方面看,在我开展研究的华盛顿州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南部总能让我在几百码以内找到一家咖啡店。从消极的方面看,我所携带的

麦克风和抛物面反射器总是招来无尽的麻烦。显然,许多人从未见过这些大型塑料装置,他们觉得这肯定是一种枪和防暴器的结合物。在温哥华和西雅图的旅程中,我不得不对许多警惕的警察解释我的工作;在不列颠哥伦比亚苏克镇,我甚至凭借我的图书证才躲过牢狱之灾。

某个周日早上,6:00左右,我在华盛顿州北海岸一个小镇录制白冠带鸫的叫声。突然有一个伙计冲出家门,径直朝我走过来,他看起来很不耐烦,或者说有点生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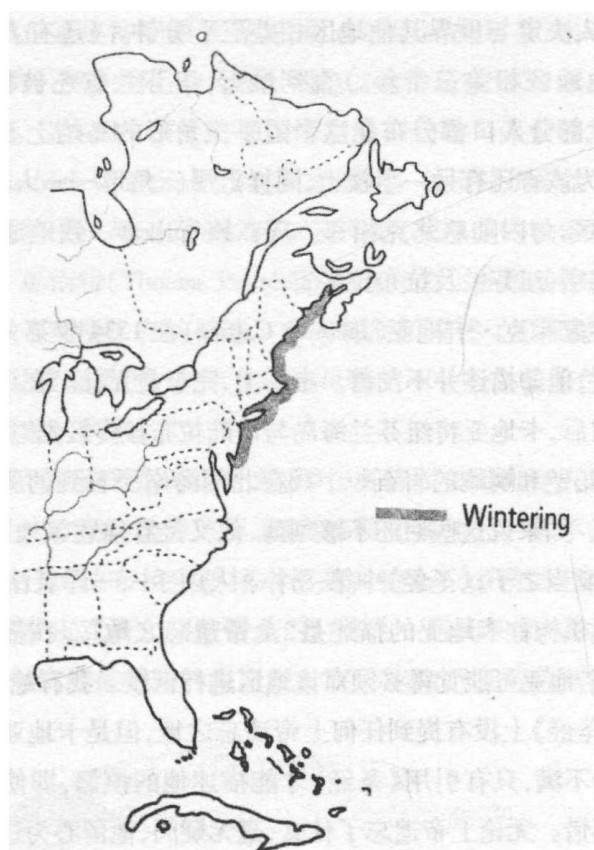
“谢天谢地你终于来了!”他说。

人的一生中会有几次这样直白的对话呢?

“抱歉,”我说,“我已经尽快赶过来了。”

现在的问题是,这么好的开场白是需要继续往下接的。我不知道该怎么接,所以我不得不对他说我不知道他需要什么,我和我的麦克风只想录下他家附近的鸟叫声。他脸上露出十分失望的表情,跟我解释说 he 是一名短波无线电爱好者,他以为我是美国政府哪个分支机构的工作人员,专门负责处理新建移动信号塔对短波无线电产生干扰的投诉。他说他房子对面的山坡上就有一座讨厌的信号塔。你不得不佩服他对政府的信心——他居然相信政府会在周日清晨派出一名特殊探员调查无线电投诉案。

我对鸣鸟的研究很大一部分是有关文化的演变——从其他人首次记录下它们的叫声后,它们的叫声所发生的变化。我所去的地方一般都是我的同行们在几十年前已经去过的地方,因此我总是觉得自己必须尽快地赶到那些地方,否则就是迟了,这种想法一直扰得我不得安宁。2000年8月10日,当我从西海岸穿越大陆时,这种想法又袭上心头。MV阿波罗号渡轮将我从纽芬兰北半岛圣巴比居住区送往贝尔岛海峡对面22英里的布朗萨布隆——魁北克和拉布拉多的边境。在艺术家和自然爱好者约翰·詹姆斯·奥特朋来到那里的一百六十七年又十三天之后,我和妻子丽萨在渡船能够行驶的最快速度下也来到那里。我们在布朗萨布隆海岸的小型居住区中寻找着一个特殊的山坡,那是唯一确定的拉布拉多鸭的繁殖地。



尽管拉布拉多鸭的繁殖地目前仍是一个谜,不过人们知道它们会途经加拿大沿海诸省和新英格兰,迁徙至大西洋海岸沿线的越冬地。

这个加拿大最年轻的省份在不少方面显示出游移不定的信号。比如,这个地区的边界在过去几百年里反复变化。“拉布拉多”曾一度指代北部大部分地区,包括现在归属格陵兰和美国的领地。在不断地扩张和缩小之后,现在这些边界似乎已经确定下来。20世纪40年代,人们意识到纽芬兰显然应该摆脱英国殖民地的身份。那些赞同纽芬兰以省份地位加入加拿大的群体以极小的优势胜过那些认为唯一出路是成为美国一州的群体。纽芬兰省时区的确定进一步体现出该省的分裂性——没人能决定他们是否要与格陵兰或加拿大大西洋其他地区的人同享时间。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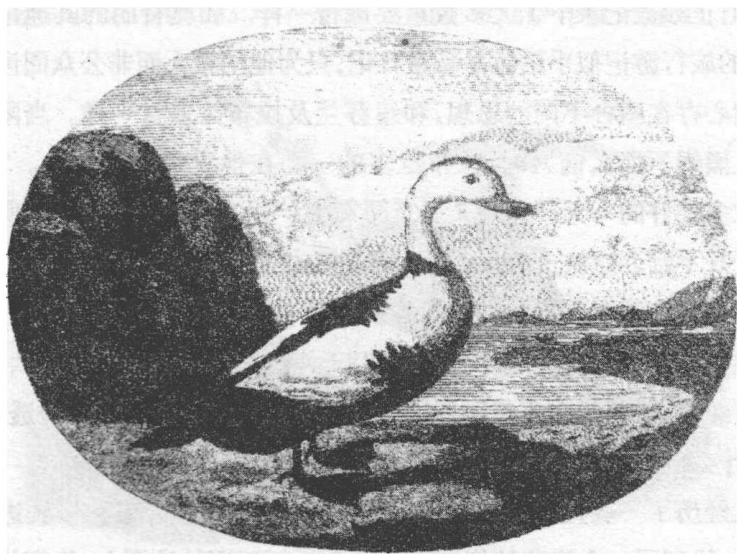
终,纽芬兰人决定与世界其他地区相差三十分钟。(还有人称纽芬兰省与世界其他地区相差三十年。)直到最近,纽芬兰省还被称为“纽芬兰岛”,该省大部分人口都分布在这个近乎三角形的岛屿上。这个称呼并不贴切,因为该省还有另一半领土,同样近乎三角形——人口稀少的“拉布拉多”地区,与内陆魁北克相邻。现在该省出奇一致地通过了一个十分冗长的名字:纽芬兰及拉布拉多省。

当探险家雅克·卡地亚(Jacques Cartier)在1534年第一次观察拉布拉多海岸时,他的描述并不友善。事实上,完全是无礼。在贝尔岛海峡沿线各处停留后,卡地亚将纽芬兰海岛与内陆拉布拉多区别对待,宣称拉布拉多只有“峭壁和嶙峋的岩石……我在北部海岸所看到的所有泥土还装不满一车”。如果说这些话还不够刻薄,他又接着描述该地区是“上帝遗弃给该隐(亚当之子,《圣经》中第一个杀人凶手——译者注)之地”。另外一些权威机构称卡地亚的描述是“上帝遗忘之地”。在被几千只黑蝇叮咬之后,卡地亚可能觉得必须对该地区进行诋毁。我有绝对证据表明,基督徒的《圣经》上没有提到任何上帝遗忘之地,但是卡地亚无疑对该地区感到十分不满,只有引用《圣经》才能描述他的愤怒,即使需要进行杜撰也在所不惜。无论上帝遗忘了什么,毫无疑问,他留心为这一地区创造了大量叮人的苍蝇,因此驱虫剂要想让卡地亚高兴起来可能十分困难。

二百九十九年前,奥特朋四十八岁,人生充满了游移不定和欺骗。他向人们隐瞒了他的出生地、血统,甚至是真实姓名,我怀疑他是在放弃了挣钱的想法后,想躲避债主,以便进行鸟类研究及绘画。关于奥特朋这类事迹的记述,传记作家本·富克纳(Ben Forkner)写道:“他所有的商业冒险都失败了,不但被他的妻子和孩子抛弃(直到他有能力供养他们),并且曲折的人生道路上伴随着无尽的怀疑和债务。”当然,当我说到奥特朋的目标是在拉布拉多“进行鸟类研究和绘画”时,我的意思是他是想打下许多鸟儿,将它们的尸体带回营地,把它们的肢体固定成它们生前不可能做到的姿势,然后对着这些扭曲的尸体进行绘画。你只需要略微看几幅他的作品,就能明白我的意思。

拉布拉多鸭也是奥特朋热衷寻找、射杀和绘画的鸟类，当时它们被称为杂色鸭，因为公鸭的羽毛杂合黑白两色。这种鸟在 1833 年对于人们来说还十分新奇，仅在四十四年前德国博物学家约翰·弗雷德里奇·格梅林(Johann Friedrich Gmelin)做出过正式描述。他用拉丁语给了这种鸟儿第一个科学名称——*Anas labradoria*。三年后，威尔士博物学家及古董发烧友托马斯·彭南特(Thomas Pennant)在他有关北极圈动物的作品中对拉布拉多鸭做了前所未有的描述。彭南特简单描述了公鸭的外貌：头颈处白色，背部及腹部黑色。然后他描述母鸭的羽毛杂合着棕色和白色，整体是一种灰蒙蒙的色彩。

在拉布拉多鸭繁殖地射杀这种鸟儿时，奥特朋显示出令人难以置信的乐观。它们一定在某些地方筑巢，但奥特朋和其他人一样不知道确切的地方。他所见过的拉布拉多鸭标本都是在拉布拉多鸭的越冬地——新斯科舍省和切萨皮克湾之间被射杀的。作为一种海鸭，拉布拉多鸭可能在海岸筑巢，但到底是哪里的海岸呢？有可能南至圣劳伦斯湾或北至



绘于 1792 年，这是人类对拉布拉多鸭的首次描绘。

不到一百年，这种鸟类便灭绝了。